

越南学生汉语言文化教学方法微观谈

阮玉英*

(中国) 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
河内国家大学-外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教师

收稿日期：2011年8月08日

摘要 宋朝是中国禅诗发展到鼎盛的时期。宋朝的禅诗不仅在宋朝诗坛上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周边国家的诗坛。李、陈二朝文学是越南有文字记载的文学的开端。李、陈文学以诗歌，特别是禅诗，见多。向来，一谈到影响越南古诗的诗歌，大多就一味认定是唐诗的。如果说占着李、陈二朝诗歌主流的禅诗深受宋朝禅诗的影响，也许很多人并不相信。然而，这却是事实。本文力图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证明此事实。

关键词 宋、李、陈、禅诗..

中国宋朝（公元 960—1279）是禅宗发展的成熟期、定型期。宋朝皇帝、士大夫的参禅打坐、以禅为诗、以诗喻禅等已经把中国禅诗推上了最高峰。受到中国宋朝的影响，越南李朝（公元 1010—1225）和陈朝（公元 1225—1400）也出现了皇帝、士大夫参禅打坐、以禅为诗的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可以说，越南禅诗于李、陈二朝时期发展到鼎盛，是受宋朝禅诗影响的必然结果。

1.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看

中国宋朝与越南李、陈二朝在很多方面，特别是文化方面的交往比较密切。宋朝的南移及其商贸的发展以及宋朝与李、陈之间的友好关系等都使两国人民的来往日益频繁。能诗能文的使者和文人的来往，使当时越南文学一直保持着与中国文学的密切联系，同时深受其影响。李、陈二朝文学是越南有文字记载的文学的开端。李、陈文学以诗歌，特别是禅诗，见多。向来，一谈到影响越南古诗的中国古代诗歌，大多就一味认定是唐诗的。因为越南人对唐诗较为熟悉。如果

说占着李、陈二朝诗歌主流的禅诗深受宋朝禅诗的影响，也许很多人并不相信。然而，这却是事实。笔者下面只举与本文有关的佛教、文学等这两大方面上交往的例子，以为证明李陈禅诗受宋朝禅诗影响提供证据。

1.1. 禅宗交流

（越南）文化通讯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的《大越史记全书》一书中有以下的记载：李朝于 1018 年“夏季六月，使外郎阮道清和范鹤入宋请三藏经...秋季九月请回三藏经” [1]；1034 年“六月...派外郎员荷授和杜宽入宋献上两只象，宋以大藏经回礼” [1]。万福寺的网页 (http://www.vanphuoc.org/chi-tiet/54_609_nhung-net-dac-sac-phat-giao-thoi-ly.aspx) 的李、陈佛教特色一文中还补充了两次北行取经：李陈于 1081 年和 1098 年派遣使者入宋取经。佛经是记载佛教思想的主要工具，其深奥难懂，一般需要借助修禅者参禅悟后的诠释来理解的。所以，研究觉悟者对佛法的诠释是领会佛旨的最好方法。宋朝著名诗僧，如善照、重显、正觉、宗臬等和觉悟的有名诗人，如苏轼、王安石、黄庭

* Tel: 86- 1325015302

E-mail: ngocanh2us@yahoo.com

坚、陆游、苏辙等已经把宋朝以禅为诗之风推上中国禅诗史上新的高峰。

他们的禅诗虽然是佛经旨意的重复，但是比起佛经来，明了清晰，简而易懂。所以说其随着佛经的进入而进入，肯定不是无稽之谈的。

1.2. 文学交流

李朝和陈朝人士与宋文人的诗文唱和主要发生在使臣之间。《李陈诗文》卷一中有李朝诗僧法顺、匡越等与宋朝来使李觉交谈和互赠诗文的记载。卷二中有陈朝帝王与宋朝来使互赠诗文的记载。关于当时两国使者的派遣情况，笔者从《大越史记全书》一书统计出来的结果如下：

1. 李朝使者入宋次数：18
2. 宋使出使李朝次数：4
3. 陈朝使者入宋次数：5
4. 宋、元初使者出使陈朝次数：3

另外还有宋朝皇帝对李、陈君主的 8 次册封，但没有写明如何册封，有无使者。现存的有 12 位宋、元（初）使者及其诗作 11 篇和李、陈君臣回赠宋使诗作 5 篇。

李朝皇帝虽善诗文，但常以善于诗文的高僧、大夫接待宋朝来使。陈朝则不同，皇帝比李朝更善于诗文，除以能诗能文之士接待宋使之外，皇帝还亲自召见宋使。宋朝派来的使者都是能诗能文的。李、陈朝派遣入宋之使也都是文才出众之士。双方常以诗文酬答进行交谈。他们之间的交流对提高文学水平、吸收文学的新成果，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大越史记全书》中也有不少宋人因避祸移居越南的记载，其中规模最大的是 1274 年 10 月满载宋人入越避元的 30 艘船。据我了解，为避祸而移居越南的中国人当中“异人”（古越南人称古中国人才为“异人”）较多。李、陈禅诗作者中也有从宋国来的，如：净空禅师。以能诗能文著称于世的云门宗重显大师之弟子草堂禅师不知其诗歌如何，作品至今尚未发现。

从禅宗和文学这两方面上的交流来看，李、陈二朝禅诗受到宋朝禅诗的影响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越南于公元 938 年取得独立之前，尚未有有文字记载的文学。独立之后，有文字记载

的文学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还需要与中国文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继续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

第二、李朝尽管在政治上已经摆脱了宋朝的隶属。但在政治、文化方面上一直与宋朝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和相当频繁的来往。两国文人在交往当中常以诗歌酬答，宋朝又是禅诗鼎盛时期，所以李朝禅诗必然受到宋朝禅诗的影响。为了增强此观点的说服力，笔者想要另附己见。唐末五代时期的禅诗与宋朝的禅诗较起来，并不逊色。唐代的语言、诗歌传入越南的高潮高于任何朝代，所以唐代语言和诗歌对越南古今语言与诗歌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唐律诗一直以来为越南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越南人向来以为越南诗歌仅受到唐诗的影响。此观点就是与本文的内容发生冲突。虽然说唐代诗歌对越南诗歌影响最为深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唐代禅诗必然对李陈禅诗产生影响。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一）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李朝的建立（公元 1010 年）正处北宋，离唐朝灭亡已有一百多年了。李朝与宋朝交往频繁关系较好。所以，应该受宋朝的影响。

（二）从禅宗的角度来看，《越南佛教史论》、《李陈诗文》和《越南文化基础》都认为李、陈两朝主要受临济宗和云门宗的影响。这一论点与“但宋初，禅宗五家内的沩仰宗已不传，曹洞宗和法眼宗萎靡不振，盛行与各地的是临济宗和云门宗。”[2]之意肯定不是偶然重合的。

（三）从现存的禅诗来看，越南最早由禅师所作的诗篇为《国祚》。此篇是法顺禅师答黎大行皇帝（公元 980 年—1005 年）问时所作的。这样，此篇所作的时间不能早于 980 年（离唐朝灭亡已有七十多年了）。唐朝时期，越南禅师较多，为何诗歌一首不留呢？是不是他们坚持奉行祖师“不立文字”的宗旨，不受唐朝“以禅为诗”之风的影响呢？越南中代文学唐诗部分没有涉及到禅诗，是不是唐代禅诗因地位不高，影响不深，而未被介绍到越南呢？《越南佛教史论》和《李陈诗文》和《越南中代文学》一致认为李、陈禅师，特别是陈朝禅师在诗文方面上深受奉师之命携带《雪窦语录》往南“以诗传禅”的宋朝雪窦重显弟子草堂禅师的影响。《越南佛教史论》这样写：“草堂禅师固然已经多次于开国寺讲授《雪窦语录》，趋于知识化和诗化的禅学从此影响着毗尼多流支和无言通这两个禅派”

[3], 进而另举一例说: “无言通禅派的圆照禅师(1090年入槩), 智宝(1190年入槩)和毗尼多流支禅派的真空禅师(1100年入槩)深受此趋于知识化和诗化的禅学的影响” [3]。据作者统计, 宋朝重显禅师的弟子草堂被推为国师(公元1069年)之前李朝禅师所留下的禅诗较少, 而且篇幅短小。1069年之后, 李朝的禅诗日益增多, 到了陈朝, 以禅为诗之风达到了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 越南于公元938年取得独立自主, 从此到李朝建立的1010年, 经历了吴朝(938—965)、丁朝(968—979)、前黎(公元980年—1009年)等三个朝代。其中, 丁朝和前黎也曾派人入宋取经, 与宋的交往较为频繁, 但是一首禅诗都不见, 也许要等到善于诗歌的重显大师的弟子草堂禅师被李朝皇帝推为国师, 宋朝禅诗才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越南当时的禅诗。

2. 从禅诗作者的身份及其创作题材上看

李、陈二朝禅诗作者的构成成分是模仿宋朝的。宋朝禅诗作者包括皇帝、士大夫、诗僧。其中皇帝四位(太宗、真宗、仁宗、徽宗), 士大夫、僧人数以百计。

笔者从阮惠芝主编的《李、陈诗文集》卷一、二中统计出来的结果如下:

李、陈朝禅诗作者包括: 皇帝7位(李朝2位: 李太宗、李仁宗; 陈朝5位: 陈太宗、陈圣宗、陈仁宗、陈英宗、陈明宗); 士大夫10位(李朝5位, 陈朝5位); 诗僧37位(李朝34位; 陈朝3位)。

宋朝禅诗的创作题材包括以诗赞禅(以诗赞禅指的是用诗歌赞颂禅法的奥妙、禅师的高明、禅门风景的优美清静和禅门生活的幽闲自适)、以诗明禅(以诗明禅指的是用诗歌阐明禅理)、以诗悟禅(以诗悟禅指的是用诗歌来表达对禅理的领悟。)、以诗悦禅(以诗悦禅指的是用诗歌表达对参禅的愉悦之感)。受到宋朝禅诗的影响, 李、陈而朝禅诗的创作题材也不外以诗赞禅、以诗明禅、以诗悟禅、以诗悦禅等此四大类型。

3. 从语言的角度上看

第一人称代词“我”的常用: “我”的用例在宋代文献中比比皆是” [4]。宋朝禅诗中多以

“我”为第一人称。如: “我佛有真眼, 照尽世间疑”(善照·悟道); “山中卧一片, 清光高鉴我”(《法演·寄信上人》); “我有赠行意, 临时为君说。”(《重显·送亲禅者》); “我来辄问法, 法师了无语。”(《苏轼·书焦山论长老壁》); “当此不知谁客主, 道人忘我我忘言。”(《王安石·登宝公塔》); “我适病寒热, 气力才绵绵。”(《苏辙·送琳长老还大明山》); “峒人争趁五更市, 我亦来追六月凉”(《陆游·游卧龙寺》)。

受到宋朝禅诗的影响, 李、陈禅诗中第一人称也多为“我”一词。值得注意的是“行政、仪式文件中“吾”比“我”常见, 佛教文件中情况恰恰相反, “我”比“吾”常见” [5], 这就是受宋朝禅诗影响的必然结果。“我”的用例如: “我有一事奇特”(《戒空·生死》); “我等回心归圣众”(《陈太宗·志心回向》); “我人似露亦似霜”(《慧忠上士·凡圣不异》)。

表示禁止、劝诫之意的否定副词“休”的常用: “至宋代, “休”才发展成为表示禁止、劝阻的副词的主要形式” [4]。表示禁止、劝阻之意的副词“休”在宋禅诗中经常出现的。如“休将牛迹比功深”(《善照·不作一喝用》) “休话东西西北与南”(《真净克文·和饶守周开祖见赠》)。李、陈禅诗作者也经常使用表示禁止、劝诫的副词“休”。如“为报门人休恋著, 古师几度作今师。”(《道行·示寂告大众》); “男儿自有冲天志, 休向如来行处行。”(《广严·休向如来》); 慧忠上士的“了一生兮休奔忙”(《放狂吟》)、“报君休倚他门户”(《示学》)、“珍重诸人休借问”(《示寂》)、“休寻少室与曹溪”(《示众》); “休将往事怪潮州”(《陈时见·赠安朗寺普明禅师》)。

4. 从禅诗的意境上看

宋朝禅诗作者当中有不少对功名富贵不屑一顾。因为他们参禅悟出功名富贵“本空无所得”(《宋·王安石·拟寒山拾得二十首》)原来人身为空, 身外之物的功名富贵皆浮云, 最终毫无所得。所以他们以鄙弃功名富贵之诗唤醒迷途的众生。如苏轼的“虚名惊世终何益”(《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诗与金山元长老》)、“世间荣辱何须道”(《郡斋即事》); 梅尧臣的“身在大梁尘土中, 心思隐静云山里”(《寄达观禅师》)。智圆的“剃头本

意求成佛，不为斋筵坐位高”（《诫后学》）、“爱闲终与利名疏”（《孤山闲居即事寄己师》）。守端的“冷地看他人富贵”（《北头藏身因缘》）。重显的“有意玩江山，无心求荣贵。”（《牧童歌》其十）

李、陈禅诗受宋禅诗的影响，作者们常以诗唤起众生的愚昧之心。如李朝依山禅师的“钓名嗜利，皆如水上浮鸥”；陈太宗的“伺意求欢趋世利，到头争免业缠身”（《戒妄语文》）；陈光朝的“几回薄饵悬锤鼎……心灰蜗角梦，步履到禅房”（《题嘉林寺》）；范遇的“浮云富贵事已非”（《谒万载祠堂》）；慧忠上士的“咄咄浮云兮富贵”（《放狂饮》）、“功名富贵等浮云”（《凡圣不异》）、“归欤道隐兮山林，灰却利名兮朝市”（《抽唇吟》）。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宋、李、陈诗人对功名富贵不屑一顾的态度都是出自心怀不满的。

小结

在跨国文化交际当中，互相影响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越南李、陈二朝因与中国宋朝一直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而在很多方面，特别是文学方面，深受宋朝的影响。文学方面的影响应以禅诗

的影响为最的。李、陈禅诗在很多方面上都深受了宋朝禅诗的影响。此文章的编写目的是为宋、李、陈三朝禅诗研究者提供线索。限于文章的篇幅，笔者只能着重指出影响，至于影响的深度，恕不详述。

参考材料

- [1] Ngô Sĩ Liên, *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 NXB Văn hóa-Thông tin, Hà Nội, 2009.
- [2] 方立天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10.
- [3] Nguyễn Lang, *Việt Nam Phật giáo sử luận I-II-III*, NXB Văn học, Hà Nội, 2008.
- [4] 李文译, 《宋代语言研究》，线装书局 北京 2001.
- [5] Phạm Văn Khoái, *Hán văn Lí-Trần*, NXB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Hà Nội, 2006.
- [6] Nguyễn Huệ Chi (chủ biên), *Thơ văn Lí-Trần tập 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1977.
- [7] Nguyễn Huệ Chi (chủ biên), *Thơ văn Lí-Trần tập II quyển thượng*,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1989.
- [8] Trần Ngọc Thêm, *Cơ sở văn hóa Việt Nam*, NXB Giáo dục, Hà Nội, 1999.
- [9] 韩进廉 《禅诗一万首》，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河北 1994.

Ảnh hưởng của thơ Thiền nhà Tống Trung Quốc với thơ Thiền Lí-Trần Việt Nam

Nguyễn Ngọc Anh

*Nghiên cứu sinh tiến sĩ, Trường Đại học Trung Sơn, Quảng Châu, Trung Quốc
Khoa Ngôn ngữ và Văn hóa Trung Quốc,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goại ngữ,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Đường Phạm Văn Đồng, Cầu Giấy, Hà Nội, Việt Nam*

Tống triều là thời kỳ cực thịnh của thơ Thiền Trung Quốc. Thơ Thiền nhà Tống không chỉ có địa vị rất cao trên thi đàn nhà Tống mà còn ảnh hưởng sâu sắc đến thơ ca các nước xung quanh. Văn học Lí-Trần là khởi nguồn của văn học viết Việt Nam. Xưa nay, mỗi khi nói đến dòng thơ ảnh hưởng đến thơ cổ Việt Nam, đại đa số cho rằng đó là thơ Đường. Vì vậy nếu như nói thơ Thiền, dòng thơ chiếm vị trí chủ đạo trong thơ ca Lí - Trần chịu ảnh hưởng sâu sắc của thơ Thiền nhà Tống thì có lẽ không nhiều người tin đó là sự thực. Vậy mà đây lại là sự thực. Bài viết này đưa ra những chứng cứ nhằm khẳng định sự thực này.

Từ khóa: Tống, Lí, Trần, thơ Thiền.